

吾愛吾師

吳崇蘭

(本文插圖刊第26頁)

不倦思考研究寫作

我們中國人把「春風化雨」四個字來比喻老師教導學生的情形，認為一個好老師對於學生的影響，有如春風時雨的化育萬物，這真是最恰當不過的比喻了。任師卓宣與師母尉素秋之於我們一家，正是如此。

總記得四十多年前，任師在講壇上的形象。他，中等身材，不胖，但也不算瘦；穿一襲安安布藍長衫，脚上是白襪子，套一雙圓口的黑布鞋；長方的臉，臉上戴一副墨鏡；烏黑的頭髮，剪成西式小分頭的樣子，梳得很整齊。沒有特別的修飾，但那一份儒雅、瀟灑，以及由學養中自然培顯出來的氣質，就令人一見心折。而教課時，一口四川腔，侃侃而談，對於事理的剖析，清楚條理，而且有問必答，總讓人心服口服，滿意為止。

任師一生的成就，可說都是他自己不斷努力，思考摸索得來的。他出身清寒家庭，年輕的時候就到法國勤工儉學，半工半讀；自修法文，研究當時世界思潮；他過着最艱困的日子，却抓住

每一分每一秒，不忘記他的自學進修。他對思想問題有一貫的見解，正確的分析。學生從事於思考、研究、寫作、出版，雖已達九十三高齡，仍孜孜不倦於思考、研究、寫作。

任師對人誠懇和氣，與他交談，他有如煦日和風。他的教育，不只在教室裡，也在他的生活言談裡。有時候總覺得這位文質彬彬、循循儒雅的任師，想像不出就是那位著文光銳雄辯的葉青先生。迄今任師的著作已不能用等身來形容。當年在論壇上，他是葉青的筆名在文壇上成名的。提起葉青這個名字，幾乎無人不知，其響亮的程度，不亞於任師的本名卓宣。

雄辯筆戰打出姻緣

說起雄辯，我就想起任師母尉素秋女士。第一次見到任師母，是我到臺灣和外子結婚以後。任師母胖胖高高的，在東方婦女中，要算是塊頭大的，但是比起任師來，她仍是矮那麼一小截。

她比任師小好些歲，那時她已過了知命之年。她穿着很樸素，也戴眼鏡。頭髮平梳着挽在耳後。待人誠懇又熱情，一臉的慈祥安和。她是以詩詞

著稱的。當時在臺南的成功大學和臺北的師範學院（後改爲國立師範大學）任課，南北來回奔波，十分辛勞。聽說她和任師的結合，就是由於和當年以葉青爲筆名的任師作筆戰。我可想像到當年在文壇上，一個英雄，一個英雄，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筆戰的熱鬧情形。真是不打不相識，英雄惜好漢，終於成爲朋友，又結成連理；提起來，是文壇上的一段佳話呢！

任師是一位明辨是非、擇善固執，凡事都身體力行、貫徹始終的學者；做學問更是專心一致，手不釋卷，鏗而不捨，始終不懈。他一生的抱負就是研究三民主義、作育人才和著書立說，所以他的時間，除了在學校教書外，就是消磨在他的書房裡；他一進書房，把門一關，誰也不能去打擾他，不到他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不會走出書房。有時候真會到廢寢忘食的地步，這時候，師母便會去敲他的書房門，提醒他該是吃飯休息的時候了。

大智若愚虛懷若谷

我和外子去拜訪任師和師母時，如果碰巧任

中 師還沒有進書房，他會陪我們坐一會，問問我們的近況，關心我們的學業和事業，告訴我們做學問的方法，勉勵我們繼續努力，不要灰心，不可喪志。……到他進書房的時間到了，他便會對我們說：

「你們坐坐，跟師母聊聊，等會兒我們一起吃飯。」師母呢？在我們和老師一起說話時，早就抽空兒去囑咐爲他們燒飯的老長工加菜煮飯了。這時候，就像慈母一樣，與我們閒話家常。她的親切、平實很難使我們想像當年她和任師打筆戰時的那番氣概，這大概就是古時候人說的大智若愚、虛懷若谷，凡是了不起的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吧！

任師和師母對我們的關懷有若春雨，潤澤着遠離家鄉，迭經挫折的遊子的心，使我們非常感激。吃飯的時候，在飯桌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那一道菜是特別爲我們加的，因爲他們自己吃的伙食很清淡。師母會頻頻爲我們挾菜，使我們吃得菜足飯飽。——在那個時代，公教人員的新入是很菲薄的，吃一頓菜足飯飽的飯，對我們來說並不容易啊！

我家遷居南部後，不久就有了兩個男孩。有一次因爲有急事，湊了旅費，全家去臺北，也會去拜訪任師和師母。

吾 愛 吾 吾
不管我們怎樣狼狽窮酸，任師總是那樣慈祥，師母也總是那麼熱誠招待我們。記得那是一個炎炎的夏日，我們全家抵達任師家時，汗已濕透了衣衫，師母見到我們，忙着給我們倒水，又找了個小籃子給我們的孩子，囑咐他們到後院去採

葡萄吃。這天雖是星期例假，任師仍在書房工作；師母和我們講了很多她歷經的人生艱辛，勉勵我們繼續奮鬥努力。我後來在中央日報發表的袖珍小說「素英小史」，大部分是取材於這一席話。那天中午照例加菜留飯，滿載溫情而歸。

助我出版愛河逆流

使我學生難忘、終生感激的一件事是：任師爲了給我奮鬥的勇氣，幫忙我出版了我的處女作「愛河逆流」。

那時候，我因爲要照顧兩個孩子，辭工蟄居家中已有四年之久，四年之中我雖仍偷空筆耕，也只是寫些報屁股文章。那個時代的報紙只有一張，副刊只有八開紙那麼大，除了固定的方塊文章，園地已經沒有好多，一、兩千字的散文、小詩外，別說超過萬字以上的小說，即令四、五千字的小說也很難登上；有限的幾份雜誌，也是特約的文章居多。我那時已經寫了一篇中長篇小說「柳家姐妹」，三個中篇：「玲娜的死」、「戈達利兄妹」、「愛河逆流」，正在待價而沽，沒有出路。我們正好因事有臺北之行，便帶了那些稿子去碰運氣求售。求售碰壁，我們便想到當年在重慶對我們刻苦讀書的學生影響最大的任老師，他老人家既是中國思想界的先進，對人又誠懇熱心，便決定去探望他。

吾 愛 吾 吾
任師家住中和，我們立刻搭車去探看他。抵達中和下車時，天陰下來了，前幾天的泥濘尚未乾爽，倒又飄起毛毛雨來。外子抱起小的，我牽着大的，冒雨走到任師家時，身上雖未全濕，却

也够狼狽。一鞋子的泥濘，踩了又踩，才敢走進屋去。任師與任師母恰好都在屋裡，他們親切的溫情，像暖烘烘的太陽，溫暖了我們的心，但我仍遲疑着不敢將我們的來意說出，後來還是由外子提出來。當時任師就叫我把稿子給他看看，他匆匆的看了一遍，說道：

「你這三個中篇留在這兒，我給你介紹到帕米爾書店去出書……」

聽了任師的話，我真是一剎那熱淚盈眶，不知怎樣表示我心中的感謝。誰能明白任師的這句話在我心中有多重的分量？它使一個失去戰鬥意志的人重新獲得戰鬥的勇氣；它也使一個幾乎滅頂沉溺的人，重新獲得了生機。世界上最堅強的人，在長久的磨折和失望中，也可能失去彈性和韌性，變成自暴自棄的絕望的啊！人須要磨鍊，但也更須要鼓勵，不是嗎？

那本薄薄的，白底上有一棵藍色的棕櫚樹和紅色的「愛河逆流」四字的封面，包括「玲娜之死」、「戈達利兄妹」以及「愛河逆流」三個中篇的，我的第一本處女作，就在任師的幫助下不久問世了。它是生澀的，不成熟的，但它是我寫作勇氣的泉源；而我相信，它一定也使初學寫作的人獲得了無比的信心。因爲這樣生澀不成熟的東西也能成爲一本書，寫作也並不是高不可攀啊！一個人把標的放得太高，也許一輩子都不敢去開始呢！

指導外子人生意義

民國五十二年，我們學家來美後，我們和任

師及師母一直都保持聯繫；信通得不勤，但我們和任師及師母心意相通，彼此了解。

他們對我們的愛護關懷，有若父母之對兒女；較父母更勝一籌者，除了愛護關懷之外，更有了解。我們和任師、師母通信，像一般的吃酒席男女分坐一樣，任師只和外子通信，師母也只和我通信。這也許是因為任師學生所研究的均屬社會的、哲學的、政治的、主義的思想上的學問，純屬理性的，外子正是他的正統學生。外子有什麼問題，任師很有興趣解答。師母是學文的，鑽研詩詞歌賦，純屬感性的，與我這個最會流眼淚的人正相配。所以任師的來信多屬闡述思想，解答問題居多，甚少贅詞。師母與我通信，就比較婆婆媽媽了。茲擇任師信兩封抄錄如下：

(一)

周谷學弟：接到來信，甚喜。你一家在美，生活負擔甚重。同時學習語文，研究問題，真是努力奮鬥，甚為欽佩！你所提出的問題，不易回答。寫文章的人，常用筆名，不易獲悉，只有從思想上去推論。筆名亦可從原名推出一些，當然不盡可靠，行文論及時，可說得活動點，不必太肯定了。包惠僧與包逸宇有關，逸宇可能為僧之號。劉一字和劉亦宇應是一人，但不能說是劉仁靜。諶小岑為何如人，不太知道；其在抗戰中出版有「社會價值論」一書，闡揚國父在「民生主義」第一講載勞動價值論之說，甚有見解。劉仁靜曾見過，是中國托派要員之一。現在要告訴你：我所注意和批判者為共黨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對共黨的其他方面，所知有限，亦不加研究。因為我多年來的研究、寫作，均屬於哲學、社會科學、各種主義；即談政治，亦屬於評論性質，仍偏於思想方面。近人寫論文，常言資料即事實，大多為整理編輯之作，大部頭；如從理論說來，內容非常之少。但研究歷史問題、大陸問題，非把事實弄清楚不可，這是需要資料的。理論也要根據事實，但不要像歷史那樣敘述歷代事實。寫此信時師母到臺南成功大學去了，她在那裡任中文系主任，你太太寄她的信，由她覆。我近幾年來任政治作戰學校（即政工幹部學校）政治研究所主任，所內分三民主義、國際共黨、政治作戰三個研究組，各有主任一人，除講課、講演、開會、審查（升等論文及候選獎金之作）外，專一研究著述。每年出新書一本，所以老是忙。但身體還好。

順候

撰安

任卓宣覆六、卅

(二)

周谷學弟：久別返國，未以筵席表示歡迎及地主之誼，甚歉！所以簡單化者，欲矯國人向來大吃大喝之積習也。這次回來，亦未多談。對於理論的和實際的問題，未交換意見。此亦可惜之事也！

但你底專題研究，我看了一篇，甚好！只是文字方面，略為更動了數字。足見努力研究，甚有進步，可喜！希望你在这方面繼續努力。我所注意者為思想工作，曾撰有「毛澤東思想批

判」及「馬克思主義批判」等書。對三民主義研究及哲學研究則較多。

前贈你底書，來信希望重贈一份，茲特重贈一份，於下星期一付郵，海郵掛號，收到後來一信，俾知沒有失落即可。

吳崇蘭女士努力寫作，甚厲！請代為問候。每個人不應只是生活問題，生活之後還應有所提供，無論是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藝術均可。

人人生底意義在此。

閣家均問

任卓宣手覆十、廿一

這兩封信，前一封是一九七三年的。外子研究中國共產黨問題多年，雖然住在美國首都，有世界有名的國會圖書館可供參考資料，仍不免要請教任師。一九七五年外子曾有返國之行，第二封信即是外子回美之後收到的。

幸福即在方寸之中

師母對我則有若慈母，對我了解也很深。她常說：「崇蘭過去是在困苦的環境中奮鬥出來的，所以對任何人、任何環境都能適應，都感到滿足，這就是真正的幸福。目前的青年一代，生活優裕，但心靈上總是煩煩躁躁的，可見幸福在方寸之中，不在方寸之外。」

一九六九年，前省立嘉義女子中學校長余宗玲女士到華府履新；余校長是師母的摯友，臨出國時，師母又特別囑咐她照顧我家。她對余校長說：「崇蘭是一個心地純良的孩子，自幼缺乏母

中外 愛，從艱苦中奮鬥出來，最能體會孤苦的人，她必能如子弟般的親近你，希望你也以尊長輩的慈愛照拂她家。」

余校長來美後，最初固是由於師母的介紹，對我們十分照拂；後來我們變成對她既尊如師，又情如友，無所不談。她的詩情畫意，又是另一個風格。她任滿回國後，也常惦記着我們，和我們時常通信。與余校長交往的一段情，在我們生命的記憶中，是異常美麗的。飲水思源，亦是拜師母之賜。

前些年，任師母在中國婦女周刊上讀到我感懷任師及師母的一首詩——說詩，我是不懂詩的韻律的。雖然我的父親是個詩人，但因我離家既早，父親去世亦早，以後也一直沒有機會往深處去琢磨。寫詩，也只能算是打油詩罷了。任師母讀到那首詩，還特別給我潤飾。

任師母來信說：

崇蘭：我有很多話要向你說，拿起筆來，又不知從何說起。總之，你和周谷一直懷念着我們，我們也時時爲這去國離鄉、辛苦掙扎的一對有志青年而低迴遐思。當年你們帶着三個未成年的孩子遠涉重洋，如今三代同堂，兒女都羽毛豐滿，學有專長。我面對你們三代人的合照，屈指算來，有四分之一世紀不見了。歲月不饒人，任老師過了年就是九十歲了。去年十月，周谷的信寄到時，他正住進榮民醫院，雖然不算大手術，但出院之後，記憶力顯著的減退，常說重複的話，時間觀念不清楚，要有人提醒他；但工作熱忱與社會參與感仍不減當年。開會、文化界活動、研

究所的課、臨時講演，仍舊排得滿滿的。學生們都是到家裡來聽課。出門也都是乘坐計程車，不再趕公車了。所幸飲食睡眠都很正常，比他上去年紀的人，健康情形可稱滿意，這點可告慰於你們。

我自己也大不如前。民國六十五年從成大退休，前後又教過東海和政大的研究所。今夏已辭去政大中文研究所的課，只剩師大兩小時未推掉，到暑假，連這兩小時也不教了。任老師的生活須人輔助；教課也有心理負擔。我自覺腦力與行動日趨遲鈍。寫字時手在顫抖，寫一封信，往往中途停頓多次，牽動情緒時尤甚；因此很怕寫信，對於你和周谷感到十分虧欠。

何用賠命賺得世界

周谷的糖尿病種因於多年來身心雙方的負荷太重。你們這一代人，從青年、少年時開始，就沒有好日子過；學校畢業以後，生活與工作的擔子，就沒有輕省過。未屆晚年，病象已呈。現在要切切注意休息與營養，否則會影響身體的其他部門。

崇蘭更是超支體力的人，對營養毫不注意。

聖經上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豈但生命，就是賠上健康，也不值得。前車之鑑不遠，應該警覺了。你對所有親友，尤其是自己的家人厚，固然是一種美德；但對自己過於刻苦，也非中庸之道。夜已深了，今天寫到這裡暫停。希望你採納我的勸告。

這些年來，我與邵校長（附註：即前士林中學校長邵夢蘭，我曾在士中執教，邵則爲我之師友也）接近時多，她假期中常喜歡到我鄉間住上一兩天，她極愛她的三個孫輩，身心負擔很重。退休之後，仍在東吳和文化兩校兼點課，家事也要她操心，忙裡忙外。心情不似從前開朗。我們見面時，總會念到你，關心你過度辛勤忘我奮鬥不息的勞累。

你近來偶爾作詩，寫出自己的感受，比寫小說反映社會現象更覺親切。希望你多讀多寫，趁我健康許可，多給你潤飾一下。你的原作剪貼於後，只顛倒幾個字的地位，更覺可讀。

匆匆付郵，不多贅。祝

麗福

素秋 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這深深的懷念，這殷殷的叮囑，這切切的關心，這濃濃的情意，有父母的愛憐，有師長的懇切，有知己的了解；我一面讀信，一面禁不住淚流滿面。我何幸，在過了花甲之年以後，尚能享有如許珍貴親情！

睽違廿年燈下默祝

任師與師母在杏壇春風化雨超過半個世紀，真正可說桃李滿天下。他們教育的熱心、待人的誠懇、做學問的鏗而不捨，都足以爲學生的終生楷模。而在他們諄諄善誘的影響下，受他們教導的人，我相信也必然是正直、忠懇、努力的人。

任師七秩榮壽之時，外子曾以信祝賀：

卓公夫子：廿年間牆，有千里之睽違。浮屠

④春風，重獲圓通②化雨，鴻儀遙企，常懷我師之恩。臺負踵辭，別離又數經年。尺素久疏，愧坎之心益增。完白③遠示，夫子榮躋七秩。桃李盈門，晉祝南山之嘏。舊雨臨齋，當借北海之樽，關山萬里，奉觴上壽無門，云陽保和④芹獻權為代陳。寸草非意，門人區區之心。

崇此肅頌
崇祺

門人華陽周谷
吳崇蘭 拜叩

五十四、三、廿八、華盛頓

註：①即重慶之浮屠關。②任師居處在臺北縣中和市圓通路。③國大代表中慶璧君字完白，外子昔日同事，並和我家曾是一個屋頂下的鄰居。④四川雲陽王保和兄，亦為任師的桃李也。

如今，恍惚之間，匆匆又過了二十三年。任師已屆九十三高齡，但任師的頭髮仍漆黑如昔；倒是師母，比任師年齡小五、六歲呢，已是滿頭白髮。

在去國離鄉的遠方，我們既不能像往昔那樣時親師澤，又不能舉觴祝嘏參加慶壽，只有在異國他鄉，伏案燈下，默默恭祝吾師及師母身體健康，精神愉快，壽比南山。

附師母潤飾後的小詩一首：
寄任師卓宣及師母尉素秋敬授
民國卅四年，初習寫作，有中篇小說愛河逆流等，於四十二年求售碰壁，後得任師及師

母介紹至帕米爾書店印成書冊，使我不至灰心墮志，至今感念，特作數言以紀懷。

春日百花開，朵朵娛心懷。
枝頭好鳥鳴，一聲一低徊。
點點復滴滴，往事如夢來。
昔年四壁寒，家貧事事哀。
孜孜學塗鴉，勇氣百倍添。
切切求售心，合家臺北行。
斷腸復羽歸，心摧只自憐。

挽臂倚夫肩，攜子話辛酸。
風緊雨飄零，衣草濺泥濘。
茫茫天地闊，渺渺履深淵。
狼狽見師尊，乾坤定一言。
加菜並留飯，問暖復嘘寒。
時窮見貞節，真情濟艱難。
涓涓流水長，曖曖麗日暄。
分別二十載，靈犀有雁傳。
長憶栽培心，默默我無言。
東海慶餘韻，南山祝長青。

編輯報告

編者

△已故經濟部長尹仲容，在世之日毀譽參半。如今臺灣經濟成爲世界奇迹，尹仲容氏乃被國人尊之爲：「臺灣工業發展之父」，尹氏一生，在全臺人士的心目之中，誠不失爲一位多采多姿，鶻起鶻落。朱開來先生積十餘年之力，廣徵博引尹氏生平翔實事迹，爲中外雜誌特撰：「尹仲容死而未已」鴻文，這是值得讀者一讀再讀，反覆深思的好文章。

△李品仙以桂系名將，出主安徽省政多年，功過是非，自有定評。賀恒仁教授搜集史料，訪問李氏故舊。爲中外雜誌撰寫：「李品仙與安徽」一文，是可爲頻年以還，聚訟紛紜的若干不解之謎，提出一個個迎刃而解，令人恍然大悟的答案。這一篇文章的可貴之處，正在於賀恒仁教授的春秋書法。

△二四六期（八月號）第三頁下圖文字說明應爲王雲五民國四十六年出席聯合國大會留影。第二十三頁上右圖說明應爲何宜武秘書長與宏都拉斯代總統福鼎合影。
△二四五期（七月號）「張靈甫壯烈千秋」係林偉年先生推介，作者係林鑄年將軍，特此更正。
△本期稿擠，董中生、陳嘉驥、李郁塘先生等的大作，將在下期刊登，敬請讀者期待。